



南腔北调丛书

文外文

何西来
丛小荷 著

南 腔 北 书



文外文



何西来
丛小荷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文文 / 何西来, 从小荷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8

(南腔北调丛书)

ISBN 7-218-03423-3

I. 文... II. ①何... ②丛...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9843号

责任编辑	林秀钰
封面设计	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7.75 印张
插 页	2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3423-3/I·413
定 价	1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编完这本小书，已是龙年的正月初五，春节就要过完。书名最后定为《文外文》，三个字。三字之设，源于加盟这套“南腔北调丛书”的诸贤，大家都以三字名集，我也就乐于援例而行。再说，三也是个吉祥的数字，“三阳开泰”嘛！

至于何以定名“文外文”，倒也多少有点缘由。王春瑜最早策划这套丛书时，说是要和出版社接洽，得先报个书名，我心里没底，胡乱想了一个，他也觉得不理想。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多数人都定了三字的书名，并逐一念给我听，如何满子的《千年虫》，舒展的《硬骨头》，牧惠的《沙滩羊》等，煞是有趣，等念到方成的《画里话》时，我突然眼前一亮，心想，何不以《文外文》名集？春瑜说：“好！就这么定了。”有了名，则循名求实，集子便很快编成了。

现在想来，这“文外文”，也还不无讲究：一是与方成的“画里话”对仗；二是鲁迅先生曾作《门外文谈》，



他老人家终生作文论文，是公认的圣哲，尚且自谦“门外”，我等凡愚之辈，还能不在“门外”；三是批评之道，本来就要求批评者衡文时既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出乎其外”才能“旁观者清”，故必须在“门外”；四是自古有“功夫在诗外”之说，移之于文，则可套用为“功夫在文外”；五是集子里所选文字，如论评戏剧、影视的部分，所论亦多在“门外”。

这本集子中选收了女儿小荷与我合写的十多篇文章，以戏剧影视为主。她是学戏剧文学的，一般是我们共同看戏，或看本子，看完即交换意见，由她执笔去写，最后经我修改定稿，发表时共同署名。也有几篇是她单独完成的，经我看过，提过修改意见。如《危机确有，出路何在？》、《〈沉默的羔羊〉观后随想》、《“小二黑”传奇》等。与她合写文章，自然不无“老鸟带着小鸟飞”的意思，意在“冀裘之绍”。但会不会因此而束缚她的创造力，现在还不好说。不过，看到她的进步，我还是很高兴的，比如《论呼天成的性格》一文，基本上是她独立写出的，定稿时我只改过几个误置的字。

这本小书有将近一半文字是我与她合写，并主要由她执笔的，所以由我们共同署名；总不能“老子天下第一”，连女儿的著作权也据为己有吧？

何西来

2000年2月9日于六砚斋



目 录

m u l u

喜欢的，就是好的

- 3 小说不过是小说
- 7 喜欢的，就是好的
- 12 论呼天成的性格
- 24 要欢迎，但不可定于一尊
——我看当前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 31 批评的贫困
- 37 致《作家报》的一封信
- 39 我看评奖的公正与腐败
- 43 文学的世纪反思与前瞻
- 45 千年文学路
- 50 窗玻璃上的油污
- 53 “小二黑”传奇



名作重读

- 59 被扭曲的人生
——重读《衣橱》
- 63 历史法庭上的指证
——重读《执政府大屠杀记》
- 66 车外毕竟落着冬雨
——重读《冬雨》
- 69 忧患的熔铸和理性的穿透
——重读《西部在移民》
- 73 不只是名义
——重读《以人民的名义》

京华品戏录

- 77 离我们很近的科学和科学家
——《居里夫妇》纵横谈
- 84 象征和隐喻的艺术力量
——评田沁鑫编导的话剧《生死场》
- 92 偶人？人偶？
——昆曲《偶人记》观后随想
- 98 危机确有，出路何在？
——浅谈中国话剧艺术的前途
- 107 写在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四周年之际



- 113 我们期待跨世纪的辉煌
——为北京人艺建院四十五周年而作
- 122 作品的恒久魅力和演员的艺术青春
——北京人艺复排《雷雨》观后随想
- 125 亦俗亦雅 亦庄亦谐
——话剧《鱼人》观后
- 134 “广陵散”从此不绝
——林兆华新排《茶馆》观后
- 137 话剧看角儿
——《冰糖葫芦》观后
- 146 看用情，看技艺，看绝活儿
——“名作名人名段”演出观后
- 154 她创造了“这一个”孔乙己
——评茅威涛的越剧《孔乙己》
- 161 从“看不懂”想到的

影视徜徉录

- 165 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歌
——评电视连续剧《马寅初》
- 178 《沉默的羔羊》观后随想
- 185 故事好 用情好
——电视连续剧《风雨梅花楼》观后
- 190 普通人家的悲欢
——评电视剧《儿女情长》



- 197 往日的辉煌和遗憾
——电视剧《忠实的伙伴》观后
- 200 隐蔽战线的英雄和伟人
——电视剧《李克农》观后

涉书偶得

- 207 学术探索和流派意识的自觉
——评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
- 214 一部有开拓性的文体专史
——读《20世纪中国杂文史》
- 218 小小的梯级
——谈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的学术方法
- 226 一部很及时很有价值的书
——读《侦探小说学》
- 232 他们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大概念
——读《知本家风暴》
- 236 “奔”的意象
——张安惠《往事知多少》读后
- 239 “误炸”和殷鉴
- 241 跋(王春瑜)

从北南
书调腔

喜欢的,就是好的

由外
因上



小说不过是小说

上个月去江西参加首届“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时，曾在井冈山的五指峰下应郑宗培君之约，答应他为《小说界》的“我看小说”专栏写一篇短文。日前，收到他寄来的刊物，并附一信，希望我践约。

我翻阅了专栏中已刊出的从维熙、邵燕祥、张承志诸家的宏论，不免有“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慨，心里有点发虚，有点气馁。

说实在的，此生的确读过不少小说，也写过不少有关小说的评论。“厨师”虽谈不上，但鲁迅所讲的“食客”者流，还是聊堪备员的。如果单就字数多少计，小说当居我曾寓目的各类图书之首；小说评论亦远在我曾写过的诸种文字之上。然而，却从来不曾正儿八经地想过“我看小说”这个问题，也没有刻意做过这个题目下的文章。这就好像自己喊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却至今给它下不了一个科学的、完备的定义，弄了几十年文学，却到底说不清文学为何物一样，足见一向做学问的马虎。如果有人来声



讨：“你这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吗？”我想，怕是很难辞其咎的，应该自己先褪去这顶“评论家”的纸糊的冠冕才是。

但也不是绝对无话可说，绝对无法谈“我看小说”。只是近几十年间，小说和小说家迭逢厄难，命运起落不定，因而好不容易形成的小说观念，常被轰毁。由于政治上“左”祸频仍，小说家不跟不行，紧跟也不行。不跟，说你怀有异心，罪莫大焉；紧跟，则完全可能跟错。今天颐指气使，炙手可热的人物，明天也许就是阶下囚，你跟了，就非跟到沟里去不可。还有些事，当时吹得神乎其神，好像是绝对真理，雷打不动，曾几何时，竟成了极其荒唐的谬误。想想看，当年配合大炼钢铁，配合“三面红旗”，配合斗“走资派”的小说该有多少？今天还有几部能站得住？许多小说家，就是在这种紧跟和不跟都可能碰上的厄难中，耗尽了艺术的青春，小说评论家也不乏因发表与当时的流行观念不同的见解而获咎者。在那种情况下，“我看小说”的题目，是很难做得起来的。如今，《小说界》居然开了专栏，放言“我看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进步。

我常想，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之所以招灾惹祸，大约与把小说的地位抬得过高，过分看重它的政治宣传功能不无关系。其实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小说被看作“闲书”。既然是闲书，当然可看，也可以不看；不看决不会死人。与吃饭、穿衣、传宗接代比，小说的重要性毕竟有限得很。曹丕倒是讲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话，却几乎肯定不包括小说在内，因为当时还没有



出现完备形态的小说。稗官小说，街谈巷议，虽说早已存在，却不足为训。后来小说的形式完备了，政治教化功能也被小说家和评点者注意到了，但读小说的人多数仍着眼于它的消闲功能，即消愁解闷的娱乐功能。

把小说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抬到吓人高度的，大约始于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派，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的名论，固然使小说从此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功不在小，但把小说的作用吹到先于一切的程度，却显然是过于夸张了。

这位梁任公先生的小说观念，是一种高度政治化了的东西，流风所及，弊端丛生。后世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高度政治化，即肇始于此。由于人们习惯于用政治的眼光，政治的标准看待小说，衡量小说，于是小说家的创作活动，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政治活动的一种，出了问题，便是政治问题，便可用“杀、关、管、放”的专政方式处置，小说家便在劫难逃了。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中出现了相当普遍的政治因素淡化，以至与政治疏离的趋势。对此，评论界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出现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是相当深刻，相当复杂的。首先，政治斗争风急浪险，变幻莫测，一旦卷入旋涡，便有灭顶之灾，小说家有鉴于以往覆车的教训，为全身远祸计，觉得还是稍



稍离远一点好。其次，从小说本身来看，由于绝对的政治化，实际上早已把这种艺术样式逼上了绝境，使它的内容、思想、意蕴越来越苍白、单一，如不改弦易辙、另辟蹊径，便很难有起色。因此，小说家向人性的纵深，向历史文化的纵深拓展小说的视野，在技法上，冲破单一的伪现实主义模式，就成了小说获得新机的必然趋势了。另外，相当多的读者在接受心理上的变化，也不可忽视。他们早已厌倦了极左政治的宣传与喧嚣，厌倦了作品之中喋喋不休的说教，他们希望轻松，不愿意活得太累，不愿意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再去受那份弦绷得很紧的争斗呀，批判呀的洋罪，也不需要没完没了的皱着眉头的沉重。小说创作中娱乐性的增强，调侃因素的行时，消遣性很强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走俏，正是在这样的接受心理背景之下出现的。

把小说的地位抬得太高，要它去完成它本来无法完成的任务，是小说的异化。小说家的灾厄，常与这种异化有关。因此，还是把小说当小说看好。视小说为闲书，也许过于低看了它，但它决不就是政治。只要是小说，无论如何总会带有娱乐、消闲、消愁解闷的性质。有了对小说的这种性质的自觉，小说家写小说，就会有闲情、闲笔、闲趣；评论家评小说，笔墨也会潇洒优游，从容不迫；读者看小说，也会少受些罪，多几分欢娱，当然，有的小说家仍有深沉的政治情结，仍愿写政治小说，那也很好，只要有人看。但不必强求大家都往一条道上挤。因为小说毕竟不过是小说。

1993年6月30日



喜欢的，就是好的

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我读了半辈子小说，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长篇、中篇、短篇，都有，而且写过许多评论，谈艺术，评思想，讲风格，说流派，论思潮，不一而足，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却犯了难，原因是一句半句话说不清楚。

不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来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集思广益，不仅对于当前的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是一种促进，而且对于探讨者，也肯定会饶有兴味。在我看来，对于什么是好小说这个问题的回答，无论你是否自觉，都涉及到一个小说观念的问题，而小说观念又与你的审美理想，艺术素养，学历，阅历，鉴赏习惯与趣味，还有价值观念等，都不无关系。由于与小说观念相关的这些因素在不同人的身上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所以人们对什么是好小说的看法，也就会相当歧异。

一部小说，你认为好，他不一定认为好；这一部分人



认为好，那一部分人很可能认为未必好；多数人认为好，也无法排除少数人认为不好，或很不好，等等。总之，无法强求一致。读小说，属于艺术鉴赏，而艺术鉴赏是一种自由选择，自由驰骋想象，自由参与创造的领域，你可以推荐，可以提倡，但无法强迫人家非得要喜欢你喜欢的小说，更无法强迫大家都说好。这当然只是就个体判断的歧异而言的，并不是说小说无所谓好坏，更不是说好小说根本无法确指，或本来就没有好小说。

就我个人的鉴赏经验而言，凡属我认为好的小说，都是我所喜欢的。因此，我倾向于这样一个判断：喜欢的，就是好的。推己及人，验之于一切小说鉴赏者，很少例外。毛泽东很喜欢《红楼梦》，认为是好小说，目之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自己不知读过多少遍，还让党的高级干部都读读，至少读五遍。茅盾喜欢《红楼梦》，认为是好小说，喜欢到熟读成诵，从头可以背到尾。他在商务印书馆时，有人出其不意地作过测试，突然要他背诵第二十六回，居然背得一字不差。王蒙喜欢《红楼梦》，认为是好小说，称之为“说不尽的《红楼梦》”。在“红学”研究已经很难翻出什么新意的时候，他居然能够独具只眼，出以己意，写出一本《红楼启示录》。至于历来的红学大师，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何其芳等等，无论主何种说法，抱何种观念，几乎都是喜欢《红楼梦》达到入迷程度的人物，没有不认为是好小说的。

讲好小说，举《红楼梦》为例，一是因为这样的经典